

德人之青島

談

一名青島戰記

新學會社出版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2 1084B



158210

Ufd. No. 6817  
Trach No. 913.643/645

# 德人之青島談 (一名青島戰記)

鄧欣廉  
阮繩祖  
合譯

此係寓滬德人青島從軍記。敘述青島之形勢及事實頗詳。該島自日本佔領後。久無德人蹤跡。而我國人之不能深窺其底蘊者。更無論矣。今則青島之問題起。而人人心目中。似已各有一青島影像。爰急譯是篇。以供衆覽。或庶幾於當日用兵情形。及其深謀遠慮之意。可以知所警惕矣。

膠州之青島。自我德人佔據後。竭力經營。視爲亞東之根據地。其重要爲何如。千九百十四年八月初旬。戰事發生。德人之去其職業。而往青島從軍者。已實繁有徒。即觀彼等於離滬時。凡德僑之男女老幼。咸往車站送行。未幾。呼聲與汽笛競響。手帕與草帽齊飛。有歡欣歌舞之神。無臨別可

德人之青島談

憐之色。蓋車行矣。少焉輪影烟光。渺不可見。而送行者。猶站立移時。始各返轡。愛國熱忱。足徵達於極點。至予（記者自稱）之離滬。已在本月十五號晚間。至時。車中已有五德人。而車外送行者。聊聊數人。不過與車中者。爲最親之人。來表其闊別之情耳。遠不如前次之熱鬧也。其故安在。蓋上海非德人之勢力範圍。若再熱鬧。必惹起敵人之干涉也。鐘鳴九下。汽笛一聲。車離滬站矣。於是每三人。同一臥廂。高談闊論。議論歐戰之近事。予之同伴。一爲海軍之工程師。執役於亨寶公司之安江輪船。一爲年輕之商人。隸於亨寶。而在日本經商者。戰馬起。均北上而充預備兵矣。車抵南京。又有德人數名。登車。一望而知彼等之目的地。必與我等相同者。過長江。抵浦口。停留片時。即乘津浦車北上。十七日清晨。已達濟南。予下車。入德國旅館。名德倫台者。早餐。蓋行久腹虛。得此一飽。甚爲愉快。餐畢。卽至膠濟鐵路車站。忽見德國皮酒館。招待我等。後知此乃濟

南之德人。專爲赴青之軍士而設者也。

予于九時登膠濟車前進。預備兵又增多數人。內有夫婦二人。係奧籍。男本畫師。自願投入青島軍隊効力。至夫人願在紅十字會任看護婦之役。另一人。來自小呂宋。爲五十二團預備兵之一。據云。前在香港。由美船出發。時被英人同船之數十人。均扣留。因彼生長於瑞士故。得冒瑞士人。而得釋。一人。則能冒美人。而得脫。餘則悉被拘留。而不得自由矣。

途中景物。無心瀏覽。一至膠島路線。則眼界頓覺一新。惟見峰巒高下。蜿蜒若龍。碧草如茵。岩石聳翠。梁麻密佈于田原。溪澗縱橫于隴畝。軌道兩旁。高矮之樹。連接不斷。即此種種。可知德國整齊清潔之成績。已普及于全境。戰事雖將發生。而火車仍照常開駛。迨至租借地域。始露戰爭之景象。蓋見有哨兵。守于車站中。三五成羣。咸結小隊而巡行。予前數日。曾於上海見彼等。或爲商。或爲官者。今則已易其所御之夏服。而穿黃色之軍

衣。軍帽。雜其中。而爲軍士矣。車停片刻。卽復開行。直至午後五時。始達吾等之目的地。

未幾。高大之房屋。泊船之碼頭。重大之起重機。均接觸于眼簾。其城垣之雄壯。街道之清潔。建築之鞏固。又爲中國之冠。旣抵青島車站。卽帶行李下車。有下級士官一名。招接予等。見予等共二十人。于是彼乃發令。分爲四行。同往畢士麥兵房。予等均欣然就道。毫無愁容。該下士官引領居前。予等步行隨後。始知彼亦隸預備兵籍者。半時許。抵其地。該下士官已汗流浹背。漬透軍衣矣。予等卸裝後。四周瀏覽。始知該兵房。建於高原上。風景之美。絕類畫圖。惜今夜許在城中住宿。明晨須到營中任事耳。惟久行後。酷思熱水洗浴。及安睡柔軟之牀。今旣在過渡時間。有片刻暇晷。不可失此奇逢之機會。於是乘膠皮一輛。馳至中央旅館。租一臥房。而實行予之計畫矣。

補叙青島  
之繁盛

當一千九百十一年。季夏。予初至青島。其時海浴業甚發達。來島避暑者。實繁有徒。既游泳于海濱。復納涼於草地。街道既清潔而廣闊。足供行人乘馬駕車之用。兼之艦隊之音樂。戲園之劇藝。旅館之跳舞。均足以遊目騁懷。賞心樂事。所釀之皮酒。東西馳名。稱爲佳品。各項商業。亦大有可觀。各國之巨商。亦輻輳其間。至于海港之精良。船塢之建設。警察勤敏。均可作爲模範。又有高等專門學校一所。專授中國之青年。教科之完美。可爲東方首屈一指。校基之廣。年增一年。至一千九百十四年。已有新屋百間。爲該校之建築物矣。

追叙青島  
之動員令

世人咸知歐洲戰禍。必波及於青島。故於七月三十一號。已有日兵圍城之傳說。延至八月二號。青島總督。亦下動員令。徵集預備兵。凡駐防天津。北京之東亞海軍分遣隊。咸開拔來島。惟工程步兵。殊嫌太少。其海軍第三大隊中之第五隊。本係騎隊。亦至前敵哨防。將(鼬)與(山猫)二砲艦。

之砲。盡行卸下。移裝於大北公司之郵船。名愛德菲得理皇太子者。以爲扶助巡洋艦。於八月五號。德之愛姆登艦。復捕得俄國義勇艦隊之名來散（譯音）者一艘。因其速力高大。亦改爲扶助巡洋艦。故將（虎）與（考木蘭）艦。卸下之砲。及其軍士。咸移於是艦。（指來散）改其名爲（老木蘭）。扶助巡洋艦也。

八月九日。總督通諭海港之內。一列滅熄燈光。海面之屋。不准燈光透出。蓋防敵人襲擊也。而青島城。則成黑暗世界。惟路上則仍有行人耳。彼中立國與敵國之人民。或來島避暑者。或在島寓居者。均於月初離島矣。我德之青島婦孺。其往津避難者。亦衆。惟不去者。則大半在紅十字會當看護之職。此皆予未至青島時事也。予既寓中央旅館。即爲予最後之自由時間。緣後此即當服務。不能自由也。予於此時間。既得飽食晚餐。輔以幾杯皮酒後。即步行至有名之（侯府庭）。惟見燈火慘淡。不敢大放光明。



中置長桌一具。四圍已列坐軍官職官商人兵士等多人。互談近日之歐戰。然衆人均有戒心。據云。歐西雖有進步。亞東未免失機。日報云。德國不佔東亞之英國領土。則日本斷不加入。然日人奸詐。未可信以爲實也。當時予卽羈言曰。予於星期六（八月十五日）在上海德國領事署報名時。所聞之消息甚佳。云日本斷不加入戰團。但英報之煽惑人心者。仍有日人加入之謠耳。予語畢。不耐久坐。卽別衆人而出（侯府庭）。夜行於城中各街衢。途遇舊友不少。或來自香港者。或來自上海者。或來自漢口者。又有數友。身穿制服。予幾不能認識。嗚呼。青島一隅。幾爲東亞德人之朝宗地矣。游畢。卽至中央旅館安臥。

翌晨。我等須於所定之時間。集合於畢士麥兵房。然後同至總司令處報名。以便分派。未幾。有令後備兵。義勇兵。及未練之國民軍。均編入海軍大隊之第六中隊。以備練習。予理應編入該隊。緣予於報名時云。在上海充

烹利親王義勇兵二年。所以得編入東亞海軍分遣隊之第三中隊。予乃大悅。蓋予可免操練矣。夫德國義勇隊。名烹利親王者。因烹利親王（卽德王之弟）爲該隊之領袖。以故各義勇兵肩章均載有 I P P 字樣。卽普魯士親王烹利之意也。千八百九十一年。爲保護上海。該隊始行成立。然在上海之義勇隊中。美、英、日、奧、葡等國。均於此時創立。復益之以海關防隊、砲騎隊、機關鎗隊。而集合各義勇隊。則成一義勇軍團。其統之者。係一英國之現任大佐。統德國之義勇軍者。係一大尉（現任工程大尉）。彼乃熱心辦事。大有功於我隊者也。義勇兵三分之二爲前曾當兵者。其未當兵者。卽以已當兵者教之。一切教練。均照德國章程。該軍隊除英國大佐。併香港之提督。閱操後。必有一駐青島之少佐。每年來滬校閱。且恆與東亞德艦隊將士演習野戰。因此該軍團得益更多。

上海之德國義勇團。上自大尉。下至軍士。咸往青島投效。爲國馳驅。

其愛國熱忱。足以風世。

北京德使館。本以分遣隊爲衛兵。當徵兵來島時。仍酌留其一小部。以資保護。且以後備軍三十九人。併入之。以壯其勢。嗣後北京之衛兵。亦來青島。蓋有義勇軍充其職也。

八月十四日晨。同往司令處領軍裝。然予則浪擲偌大時間。始將各件領齊。緣所有之皮鞋。不適用於予足也。下午。又各領彈子二百粒。或盛以布袋。或盛以革囊。今請言畢。士麥兵房之構造。中央爲操場。四周爲兵房。成正方形。予之新舊諸友。及各軍士。咸處其中。均於每晨三句半起身。洗面。掃除房屋。飲咖啡諸事。畢。即赴操場演習。或練臂力。而放鎗。或練足力。而久行。自朝至暮。不少休息。若平時嬌養者。則其苦更甚。面容日形瘦削。恆有問尊容何以如此者。

當時招集之新軍。咸令發誓。其誓曰。（我敬愛之祖國。我願我之骨血氣

力與爾永遠同其月日。惟不令予發誓。彼等殆忘之耶。予欲告知長官。補行發誓。繼念吾人既知作戰之理由。則誓言已深印於腦筋。固不必作此形式之文章。故予乃未誓而赴戰地。

居畢士麥  
兵房之夜

天氣炎熱。兵房均已住滿。余乃費盡心力。始覓得一席之地。在一下士官之室中。然已有由香港來之預備兵八人。入此室處矣。既展臥具。予因熱度不減。又爲蚊蟲所擾。不能成寐。始知蚊蟲之外。尚有無數臭蟲。由草席而出。縱終夜捕殺。無法盡其醜類。幸室中有兩桌。予卽合而爲一。將身橫置其上。雖不如在牀之舒服。然能免彼纏擾。已叨惠多多矣。

八月十九日。午刻。予等奉到預備出發之令。稍大之行李。仍留此間。（指畢士兵房）所帶出者。乃日用之必要品。午後三點四十分鐘。吾等列隊營前。各攜外套。帳幕。煮器。水壺。食囊。并子彈二百粒。以備出發。現役之兵。須添負背囊。鐘鳴四下。我隊之大尉。騎一壯健之中國黃馬。由遠而至。驅

拔隊赴李村

幹魁梧。面作褐色。望而知爲久冒風霜者。惟英雄之氣。仍流露於面目間耳。予等擊鎗致敬。大尉對衆答禮。少息。

大尉發令曰：（立正）（向右看齊）大尉既通告所呈之地。又續發令曰：（向前看）（托鎗）（成四行）（向右轉）（開步走）約行十啓羅之遠。道經毛奇營寨。及德國釀酒廠時。殊覺疲困。蓋天氣既熱。加以負重行遠。其一種憔悴可憐之態。自不覺現於顏面之間。予於此時。所不能釋然於懷者。惟故鄉之狀態耳。父母年老。知子勞瘁。將何如耶。妻子年輕。望夫情切。又何如耶。戰事方興。將於何時止耶。延長不解。將有何事閱歷耶。一時思潮起伏。實難寧靜。片時想同伴諸人。必然同具此觀感者也。

半途至十字路口。我等得駐足息肩。稍憩片時矣。於是彼此介紹。又添新友多人。未幾列隊復行。予等乃不似前此之愼默。高唱軍歌。（可敬之德國）以發揚士氣。以自忘其憂勞。瞥眼見一輪紅日。已沒西山。而世界漸

趨於黑暗。於是將我隊分爲兩組。一組寓穀倉。即昔之農林試驗場。一組宿於華校。則位於河之右岸。爲李村舊基。我等既入穀倉後。始得晚餐。臘腸與麵包競進。咖啡佐之。未幾食畢。經營臥具。既無牀榻。即就地上鋪設墊褥。被可不蓋。帳則必懸。緣該處蚊蟲更多於城內兵房也。惟是屋頂甚高。繩索無由附屬。於是競思妙法。以解決此問題。或取坐椅二具。繫帳於椅背。置重量等物於椅面上。以取均勢。或截樹枝。作交叉式。置於帳之兩頭。中橫一木於上。以帳繫之。形似三角。或取長繩繫石。高投挑梁而繞之。以作支點。一端則倚賴窗櫺。此等臨時急智。實甚奇特。觀之殊堪捧腹。設備既完。未甘即寢。相與散步村莊。見離此不遠。即有萊母（譯音）酒店。入內問訊。始知店主。乃一猶興（譯音）婦女。所談之語。確係巴也爾痕（譯音）之士語。予固酷思一飲。自慰其勞。見此情境。即感而言曰。誰有餘錢者。不可不飲此有名之皮酒。以自失機會也。

遊倦思臥。仍由原路歸倉。天氣亦漸覺涼爽。惟既臥後。仍輾轉不能成夢。殆由臥處之生僻。空氣之不足使然乎。次日晨起。無所事事。我等一分愉快。以爲軍中罕遇如此閒暇。故乘此時間。即從事於改良寢室。忽有一友。語予曰。皇帝將至矣。予聞之。莫名其妙。一笑置之。而環顧同人。似各證其實。四時許。望見軍隊之在李村河右岸者。列隊於校前。作缺邊方形。中置一桌。大尉及衆軍官。均出列席。案上堆置銀錢。一曹長取而發於下士官及兵士等。予乃始悟皇帝來之說爲不虛。且不徒來青島。並將至各人身畔也。

吾等至李村之翌日。日本之最後通牒。已傳遍於青島。我等始知其文之內容。今述其文如下。

我等熟察今日之形勢。務使免除擾亂東亞治安之原因。且日英聯盟之宗旨。要使東亞永遠和平。今日日本帝國。忠告德意志國。以下二條。

(一) 在中國與日本海面之德國砲艦與扶助巡洋艦等迅速一律出港。其不出者須卸除武裝。

(二) 限於九月十五號以膠州租借地域無條件無損壞完全交於日本。以備歸還中國。

以上二條。若於一千九百十四年八月念三日午前。仍未得德意志帝國政府對於該忠告之答覆者。則日本帝國政府須行最後之步伐。

無如德政府。目爲無恥之牒文。置之不理。於是日本老羞變怒。乃與德國宣戰矣。未幾。德之同盟國。曰奧大利者。亦與日本宣戰。其巡洋艦名愛鼠薩培脫皇后 *Kaiserin Elisabeth* 者。因之仍留青島。載兵五百人。與德兵共同防禦矣。

一日。點名時。大尉誦膠督之諭文曰。

(八月十五日。日本致哀的美敦書於德國。令德艦速離青島。或解除



武裝更須於九月十五號前。不立約的交割青島。限八月念八日答覆等情。（此種牒文。實屬侮辱我帝國太甚。無論何地。苟有德意志國旗。飛揚其上者。終不能任意割棄也。况我國經營此處已十有七年。始成一海外之雛形。德國又豈可因毫無價值之虛文。而輕棄於崇朝乎。敵人爲欲青島者。可自用力來取。我等當靜候之。）

大尉續言曰。（諭文之理。甚爲明顯。毋庸鄙人詳解。至何日攻擊。則鄙人不能預知。但我等不可一時不備。以盡我等之責。）（立正散隊）

由是大起談論。研究將來之事。預料一星期內。尙可安然無事。過此則青島一隅。戰雲密布矣。此時於軍輔方面。業已設備完全。請追述之。

保衛地方治安。救護一切火警。則國民軍與志願軍擔任之。養病院。則以海軍營改組之。

傷兵之居留處。則指定（亞爾生園）與（意爾貼司井）二地。戰地臨

時醫院則設於李村。

飲料則仰給於城中。各井均派兵看守之。

軍正方面則設在地角上。軍壘更增兵防守之。列表如下。

第一壘	三	三	四	五
海軍	又	又	又	又
第三大隊之第一中隊	七	七	二	三

八月二十一日。我隊初次出巡。六時即列隊於李村河左岸。人齊出發。迤邐至李村高原。蓋該高原起自西北。達於東南。略有矮松種植其間。距穀倉有十二啓羅邁當之遠。司令官即派我隊中之兩小隊。擇要駐紮。我等仍開步前進。見一絕廣之平原。且有大樹數株。老屋數間。略阻日光。吾人

第一次之海戰

詳記各地之駐防

以爲日人若不破壞中國之中立。必於此等去處登陸。然吾不論大路小徑。均須偵探詳細。以備倉猝時進退神速之用。巡行至午時許。仍循舊路整隊而歸。惟烈日當空。片雲不翳。吾等之軍衣。已爲汗流漬透。下午二點鐘。始抵倉營。殊形勞頓矣。

次日爲第一次之海戰。我德魚雷 S 九十號。與英國魚雷驅逐艦根內德 Kennet 決戰於口外。英艦死三人。傷七人。始不敢追逐。故九十號。能不受損失而歸。

八月二十三日。日本哀的美敦書所限答之期已滿。過後。入於戰爭時期矣。惟我軍則早將各要道作守。海軍分遣隊之第一中隊駐滄口。第二第三兩中隊。駐李村。海軍第三隊之第四半隊。駐亨利親王山。預備兵之野戰隊。駐山東渡夾道。(譯音)與華達 Waldersel 湖灣等處。各有九生的砲二尊。此外尙有機關槍隊。密佈陣地。總各軍人數計之。不過六百人。所

守之地。則有三十啓羅密達之廣。

此時吾隊之人物。重行編易。李村河左岸。全爲預備兵。而其右岸。則均係現役兵。所以兩岸兵士。互有調易。以作整齊。畫一之觀。更編一自行車隊。約二十人。以下士官統之。車子則購自青島之私人。予因無適宜之皮靴。竟將兩足完全擦傷。次晨出發。予即不能同行。顧足傷之病。非旦夕可愈。且軍務倥傯之際。一人當百。何可置之間散。故爲予另覓一職。

一日下午。天氣清明。大尉又來我隊點名。並諭我等曰。日本軍隊。要由中國地段通過。以便進攻青島。此時中日兩政府。正在交涉。我軍人安可暇豫。而疎懈其防務。於是派定二人。專司電話。三人料理廚房。派予爲長官。傳令兼司飲饌等事。萊姆酒店。已改爲戰地醫院。此時又增設軍官會餐所。會餐時。常有八九人。惟予事甚輕簡。祇使軍官與醫生。按時有食而已。况有華僕一人。以司生火洗滌之職。官僕二人。又來助理乎。然初任是事。

亦甚爲難。盆子刀叉。未曾預備。况燈影模糊。晚餐將屆。一切簞具。只得借諸軍士。幸水酒等飲料。尙不缺乏耳。七點半鐘。長官醫生。齊集新餐室。每人向予索皮酒一瓶。飲之後方進餐。其品維何。羊肉與豈。固無以異於兵士也。食既畢。又索飲咖啡。予只得遵辦。然予生平未嘗煮過。此爲第一次也。

嗣後食料與時並增。席上之刀叉。廚房之器具。亦隨時添購。燻魚牛奶糖果等之輔食品。無不畢備。因此亦可作一敷衍之宴席。此處雞蛋價值甚廉。幾致煮蛋炒蛋荷包蛋等品。每餐必具。一日天雨無事。予自料理會餐食物。將一瓶肉汁。分置十碗。注以沸水。加以椒鹽。和以麥其。（卽中國之豆腐乾）且每碗中各置一蛋。予先自嘗之。其味極佳。適大尉自陣地冒雨而歸。食之大快。因問何法得此佳味。余對曰。亦用肉與骨耳。未幾各軍官會餐。均稱余煮法之妙。致使分遣隊之司令。常來作客。予自知此職輕

簡。實較他人逍遙。即有時赴青島採辦食品。亦乘汽車往來。毫不艱苦。而各軍官對予之感情。殊形摯厚。

長日無聊。思與侍者閒談。以作消遣。適有侍者一人。自言前亦當兵。在北京時。觀各國衛兵演操。均能倣效。於是以廚房中之長帚一柄爲槍。作各國舉槍法。并作各國之開步法。優孟衣冠。觀之亦足取樂。

餐室之左方。爲探騎隊駐紮之所。其旁有廐。兼畜驢馬。一驢若鳴。羣驢皆應。其所發之聲。亦足驚人。甚爲奇特。中國所產之馬。體小而頭大。若披之以戰甲。亦殊美觀。惟白色爲戰時所忌。若以錳鑛酸鉀塗染其毛。則變爲灰黃色。可用矣。

八月念七日。拂曉時。膠州灣之洋面上。突來日本國之水巡艦三艘。驅逐艦四艘。鼓輪往來。穿梭巡弋。未幾。旗艦上發封港之令。各艦砲聲。同時大震。齊向青島前小島上轟擊。砲聲隆隆。聯綴不絕。詎料該島。並無防兵。又

無居人。係一荒島。發彈既久。日人自問其心曰。足矣。於是急下數十艘小艇。亂划數百枝短槳。蟻附登舟。蜂擁上岸。一輪紅日。突現眼前。片面秋風。飄揚空際矣。下午二時。日人復以魚雷艇。探索水雷。被我軍奮力擊回。詎料經此一役。雷艇與水雷已結不解之緣。暗訂同歸之約。數日之後。雷艇敢猛觸水雷。水雷竟高轟雷艇也。

八月三十日。膠濟鐵路上之火車。已向青島行最後之握別禮。掉頭而去。膠島間之鐵橋。亦受工程隊之裁判解散。一切關係。音問不通。內外隔絕。正是陣雲罩地。砲火連天也。予往青島。見道旁有二村。焚燬殆盡。詢諸友人。知係總司令處。爲作戰計畫。避敵人之目標。所焚之屋。均有四十元之代價者也。過此所遇者。均是避難之中華婦孺。成羣結隊。或乘車。或乘驢。紛紛離島。驚懼情形。筆難盡述。

八月三十一日。狂風捲地而來。大雨從天而注。膠州海中。白浪如山。驚濤

拍岸。日本之魚雷驅逐艦 Schiruge 顛播動搖。無力鎮定。被浪衝至漣島沙灘。陸上防守隊之砲隊見之。爭先痛擊。港中砲艦 Yaguar 號山虎亦同時助擊。於是該艦完全入水。頃刻間變爲不動之潛艇矣。

山東之水災

九月一二號風雨較前更大。乾涸之河渠頓成江海。堅固之石橋盡至傾圮。街道田地。牲畜房屋悉被淹沒。余與同伴驅車運糧。將近張村河時。不料風急浪高。竟將驟車全部捲至河邊。有三兵士傾跌河中。不能泅水。轉瞬間捲入波心。距岸甚遠。緊抱斷橋之木。望人救護。無如浪力既雄。距離又遠。岸上之人。惶急無措。彼不幸之三人。已身疲力盡。不復能支。竟與波臣爲伍。直至數日後。僅尋獲二屍。如法殯殮。寄頓於李村之小寺。嗚呼。此爲青島軍之初次損失。

初予改授尉廚後。卽移榻於萊西酒店內。軍官廚房下。以便供職也。九月三號四號之夜。風雨之猛烈。達於極點。高地之屋。水亦齊膝。醫院之器具。



餐室之檣橈均游泳於室中。廚房之煤桶、油箱、鍋罐、箕帚亦浮行於水面。乘之二日前。此屋之頂已被敵砲擊壞。後牆亦被冲坍。破瓦亂磚滿床滿地。風雨更行肆虐。危巢何能保存。幸有鄰居未遭損失。醫院餐室同時遷移。予亦得一席之地。斯時忽有來此已破之官。廚房內烹飪者詢其故。據云。左岸之穀倉已沒於水中。駐院之小隊只得連夜冒雨移營屯駐近山。派出之哨兵不能久立水中。業已退回軍隊。廚房遠在對岸。何能往取。枵腹又不能從事。只得自行爨炊也。

五號晨。風雨如故。華僕又不能來。而予則終日匆忙。料理彼等之食物。是日夜深。予已安睡。軍醫少佐。陸軍中尉。猶在新餐室聚飲。咸促予起。煮咖啡以供士卒。予只得遵命煮就。且提壺送至彼處。無奈門外一片汪洋。已成澤國。道路難辨高低。予幾失足墜溝。幸竭力爭持。得將手中之壺送至彼處。顧彼等疲乏已極。並不沾唇。稍憩片時。又將冒雨涉水。往各地巡哨。

嗚呼。苦矣。

綜計街道之壞。橋梁之傾。電竿之斷。其數十居八九。正陽之鐵道。不能通車。李村之水廠。不能營業。青島之火車。難輸糧食。軍人之被服。盡透淋漓。華民方面。損失如何。木石堆砌之房。被風吹倒。高粱荳麥之壤。被浪沖平。生者無家。死者無穴。前稱巨富。後作丐兒。嗚呼。可哀哉。此次之損失也。戰地之防務。幾爲烈風猛雨而失其謹嚴。日人若於此時來襲青島。正易如反掌也。無奈日軍所經之路。盡屬泥濘。難勝砲及輜重隊之重量。此其所以遲遲不進歟。

次日。雨勢較小。我等即爲軍士另起新屋。添補損失。孰料九月七日。依然大雨傾盆。將萊姆酒店內之屋頂。完全破壞。幸下午天晴。予得將臥具遷回農林試驗場之穀倉。軍官會餐。從此作罷。而予則仍入軍隊矣。探悉日本陸軍確由中立地龍口登岸。於是我軍之進行計畫。爲之一變。

駐穀倉之小隊。即日移駐於二小村。及山谷之間。由李村至彼處。有三小時之路程。該地兩旁。高峰環抱。山脉蜿蜒。直達白沙河畔。（即德租借地之界河。）河畔乃係平原。田土肥沃。高粱、大麥、蕃薯等品。出產甚富。果園所生之鮮梨、萍果。亦甚甘美。

每日清晨。我等必出外巡哨。惟道路橋梁。亦行軍要務。不可置爲緩圖。於是先將道路。分其段落。我軍亦分數部。各自按段修理。尙易竣工。而橋梁則甚難著手。有一山谷。其距離之面積。既深且闊。且爲行軍必有之路。故我等即日將附近之樹砍伐。以作架橋之材。甚屬堅固。可備砲隊之通行。自道路橋梁修竣後。我等即預備敵人之襲擊。作種種抵禦之計畫。於二小村前。張以鉄網。廣計六百密達。高約至一密達半。顧繫網必有柱。於是拆房屋之料。田園之籬。樗櫟之木。以充其數。惟天氣尙熱。工作時甚形困難。兼之線上有刺。我等之手。無不受傷。總營既屯紮山凹。山之左右。堆壘

掘壕更以果樹遮之。鉄網之前更埋地雷。以備萬一。顧任埋雷之役者。須擇有經驗之兵士。否則甚爲危險。

日本軍隊日進一日。愈逼愈近。飛機數架。日飛行於青島地面。時向給養局。意耳貼司砲隊。及飛艇停留所。亂擲炸彈。我軍之飛機。於空中偵察時。曾受敵軍之攻擊。

九月十三日。海軍砲隊。及第五中隊之馬隊。均開赴前敵。是日爲星期日。我等亦由總營。開往要道處哨防。後得命令。謂不回總營。須在野棲宿。且後方各地。仍添兵防守。以備日軍之襲擊。此時風聲愈緊。警備尤嚴。傳聞進城之華人。不加盤詰。出城之華人。須詳細搜查。

露幕之動  
作

我等在要道上。張幕爲營。離總營約有八百密達之遠。要道之右。爲將校之幕。糧食之幕。驢馬之幕。要道之左。爲休憩之幕。下士官與各軍士棲宿之幕。各幕通以小路。路旁掘溝以導水。帳內鋪以稻草。頗覺適意。惟中藏

小蟲極多。天晴而乾燥。則毫無。天雨而潮濕。則盡出。此等去處。尙有華人。時來販賣。我等可由彼處購皮酒、水菓、糖菓、香烟、雪茄等物。以爲道遺。有錢之人。尙可僱用華僕。

一日。我等終日勞動。身體十分疲倦。夜間橫枕之時。黑甜鄉味。異常甘美。天忽大雨。勢若傾盆。幕地受濕而漸鬆。幕柱斜欹而傾覆。兼之黑暗不辨。手指雨水愈積愈多。予旣無法可施。但能蜷伏不動。以待天明耳。幸同幕者。爲一高碩之下士官。身長二百零五生的。舉其長腿。撐起危幕。左右支持。勞逸均勢。始能待至天明。重行整理。不然。稻草盡濕。入幕之軍。宛在水中矣。嗣後。大雨又下數次。實令我等加忙。旣須修受損之營房。又當擦新鏽之槍械。

前敵陣地。天氣已形惡劣。道路復難步行。而日軍則日近一日。膠州之兩小城。已被日軍佔據。九月十七日。我軍之第五中隊騎兵。與少數之自由

車隊。在劉亭東面。向敵軍馬隊宣戰。其次屯紮柳樹台之前哨。卽與日軍在劉亭及河東關等處開戰。我軍死中尉一。傷兵士一。已而日人佔據河東關架砲於上。於是膠督之私邸。及梅克倫堡宮。全被焚毀。而繁妻（譯音）橋亦於是日炸毀。

敵之飛機。爲雙翼式。旣日形活動。探察我軍舉動。每日二三次。盤旋於我軍之上。我等放槍射擊。因距地甚遠。終無效果。而於行軍之地點。及城中船廠等處。及被擲下之炸彈無數。

敵軍旣如此進逼。於是我軍之斥候隊。日夜均有派出。然皆志願兵也。一日我等之曹長問曰。誰願同我探察日人者。可進前一步。語未竟。而我隊之全部。均趨前一步。遂派我隊在白沙河附近斥候。忽見山上有日軍多人。用紅鬍子領道。我等卽發槍射擊。死軍官一名。軍士數名。曾記九月二十夜。余隨預備兵之副曹長夜巡。令我等向安樂溝進行。於是肩荷快槍。

指按槍機。僵僕而進。側耳而聽。兼之道路不平。小石礮礮。橋梁折斷。涉水越溪。方冀達目的地。而後折回。不料未至河口。已告途窮。向左數武。更形叢雜。既而曹長出地圖一幅。於僻靜處。燃火閱之。仍無頭緒。遂由原路退回。翌日下午。一中尉帶領我隊中之一小隊。復往該地巡察。晚餐後。又往該處斥候。詎料半句鐘後。營中忽聞鎗聲數響。急集數人往援。旋有一兵回報。謂我夜巡軍五人。被日軍襲擊。初傷一人。敵軍死三人。傷多人。我軍不少。却復向前進行。詎料進行不遠。又遇日軍狙擊。又斃彼軍官一人。軍士二人。厥後我軍恐遭不測。即避入路右之戰壕中。向之射擊。日人方始告退。正議論間。而受傷之一人回營矣。遂送至青島醫治。

愛兒澗之要道上。其守防之兵。夜間被襲。互放數槍。日人始退。從此防務更加嚴密。我等操作。亦更煩勞。或罰斥候。或張鉄網。或掘壕溝。或架機關槍。

九月二十三日。有日軍一小隊。進攻膠州北之克勅太（譯音）要道。戰半小時。日軍始退。次日日人厚集兵力來攻。遂佔據該要道。及馬嘯（譯音）要道。白沙口雖被敵軍艦與魚雷艇之砲擊。尙無大損。

九月二十五日。余隨下士官一人。同伴三人。出外斥候。冀至百密達之外安樂溝。探察敵軍之有無。是日晨八時出發。初行經鐵網前。繼即掩入菓園。且爲避敵人耳目計。更易黃布兜爲黃布帽。與敵軍彷彿。行經一山上。有我國之自由車隊巡哨而來。一見我等。疑爲敵軍。將開槍迎擊。經我等示以暗號。彼乃釋然。是日天氣酷熱。所携之咖啡瓶。早已告罄。迤邐行來。旋得河畔之樹陰中稍憩。忽見擊斃之日兵。被群犬拖噬。我等爲之掩埋。事畢。潛行至安樂溝小鎮。見一老年華人。向之垂詢日軍蹤跡。據彼云。日人時來此鎮。大半改服華裝。頭戴大草帽。手携火柴煙捲等品。作小販狀。余等聞之。即入鎮視察。祇見各戶緊閉。氣象索然。村犬見之。彪吠不休。我



等恐人覺察。甚爲厭惡。下士官頗疑該鎮藏匿日軍。無如徧查不得。於是離鎮四周巡察。仍無所得。途遇華人。咸云過此均有日軍駐紮。不可前進。奈回營之時間已過。我等祇得由小路至安樂溝。由安樂溝回原路。當抵安樂溝時。聞華人云。哨兵互鬥之夜。東有日兵數人。向居民索水洗滌傷處。及由原路至菓園時。見園中伏一華人。神色慌張。彼見我等。即取梨相贈。下士官疑爲敵軍所僱之偵探。百般拷問。終無頭緒。遂遣去之。正在石上坐憩食梨時。忽聞砰然一聲。我等即驚起。視察一週而返。

我等此時。已知日軍雲集各處。惟不卽來攻。然於防務不容疏忽。於是帶刀佩囊。荷槍實彈。夜宿戰壕中。以資守禦。雖屬侷促。尙覺暇逸。惟境遇危險。不能成寐耳。

九月二十六日侵晨。余至欽絲網接防。陽光直入眼簾。作黃金色。敵人仍不來攻。於是余與副曹長。向素稔之華販。各購皮酒一瓶。小燻雞一隻。味

美而價廉。每隻售洋一角五分。以備午餐。正午時。巡哨安溝樂之兵回。述彼等於途中被日軍襲擊。幸而脫險。中有一人。新自醫院出來。未復原狀。經此奔波。疲乏已極。既至鉄網前。卽頹然倒下。正思午餐。忽聞槍聲。兵發於山頂之菓園中。距此有四百碼之遠。後因槍擊益密。往報大營。得添士官一人。兵士二人。來陣地協防。

是日下午四時。余聞左右兩山上。日兵互相呼喊。知將攻擊。故發此暗號也。俄而右山之菓園中。槍聲亂響。彈如雨下。余急覓善地避之。約一刻鐘後。卽聞我軍司令者呼曰。速退。敵人奪我歸途矣。余乃不能久留。卽出濠退走。行未數步。彈隨余後。余情急智生。忽倒地作中彈狀。敵人之的始移他處。待余起立。則彈又飛來。余無奈。匍匐入菓園。且伏於濠溝中。以避其鋒。正危急間。忽聞轟然之聲。二響。蓋地雷被觸而發。余乘此忙亂時。機卽奔回本營。至則防兵悉回矣。

翌日午後二時。日軍用步兵一團。野戰炮三排。來攻滄口。該地本係高原。吾國有東亞海軍分遣隊之第二中隊。野戰炮隊之第三小隊及第五小隊防守其間。既開戰。復有野戰炮隊之第二小隊來援。無如敵軍勢衆。且有必得之心。我軍既難抵抗。滄口遂於是日失陷。

況在愛兒澗陸春泉（譯音）及安樂溝大路之左右。我軍預料敵人必爭。久已設備。吾人名爲釜魚爭。滄口失陷之日。初見敵軍。僅寥寥數人。大隊均紮山後。未幾槍彈飛來。如蝗如雨。有數彈直入胸前之土堆上。後聞開花彈之奇異炸聲。知彼砲隊亦列陣轟擊矣。我軍砲隊因防禦他處。無暇援助。西山日落。夜色朦朧。對面之敵軍模糊莫辨。但聞敵軍槍砲之聲。蟬聯不斷。我軍則時動時靜。向之酬答。後探悉日軍將由遠道口海泉（均譯音）等處。來拊我軍之背。在愛兒澗之軍。已與敵軍開戰。於是我軍冀免俘虜。不敢稍延片刻。遂將機關砲。托於馬背。我等則列隊於後而退。蓋

退兵須防敵軍之追擊。故必十分謹慎。且於被帳輜重等物。毫不攜帶。行軍更覺輕便。旋過上望埠莊。斷其橋。我軍止步。以覘敵軍。約半句鐘後。敵軍不來。又拔隊退走。至下望埠莊城下。留一小時。又退。蓋欲在廣野中駐紮也。後得一牧羊地。始得休息。無如該地既屬潮濕。加之天氣又甚嚴寒。所御之軍服。大半係單薄之黃布。不能禦寒。齒牙咸振振作聲。至次晨。得令須退回李村。於是我軍復履行故道矣。昂首而望。但見右面紅光滿天。知滄口之營房。已被敵軍焚毀。而李村之前。則我國之各路軍隊。均已雲集。火光之下。但見汽車。炮車。軍械車。絡繹不絕。我軍不能急遽前進。將屆李村。又見黑雲一片。遮蓋全城。探悉監獄被焚。故有此現象。厥後又知自來水廠亦被炸毀。故所用飲料。均由海坡小廠運來。我隊行抵李村河之對岸。東方已白。七下鐘時。將營紮定。卽在該地從事工作。掘濠斷樹。以備開戰。工程甫畢。而日軍已至。步兵在前。炮隊在後。該

步兵一至李村。即蜂擁渡河。我等見其半渡。即發炮射擊。共發兩炮。死日軍無數。我軍中尉謂我等曰。日軍受此鉅創。必然加慎。渡河之際。尙不多人。可待其密集。聚而殲之。未幾果見日軍於督署旁出現。（在河之右岸）復於穀倉附近出現。（即昔時寄宿所）敵軍正待發展。遽被我隊發炮痛擊。遂至百無一生。是皆炮隊之力也。然日軍進行異常迅速。兼之各路並進。槍聲已臨於我等左右。對面之高原旁。駐有海軍第四隊。兩方面猛烈射擊約一小時。日軍正擬佔奪該地。幸各方均下停戰令。紅十字會已發汽車來載傷兵。有一兵腹中一彈。呻吟之聲。令人驚悸。運至半路。究被痛劇而絕。是役也。幸日軍並不注意我等。故我隊得隨他隊而退。

九月二十七日。吾等下山。渡張村河。而達河涯村之大路。散隊前進。余因數日勞碌。又因天氣炎熱。步履殊爲困頓。若非因功名與職責驅迫於後。余將不能復起矣。下午一時。抵小一村。名包兒。我等正擬在此休憩。復得

一令。謂須至唐家口。憩息。於是相率至該處。各人購皮酒一瓶。約需洋一元左右。更取鐵罐。向鄉人索水。清濁不論。懸之火上。以待其熟。詎料水未熟時。呶然一聲。開花彈已來。幸無一人受傷。故我等不飲不食。即拔隊啓行。抵口濟道（譯音）時。見我九生的之徑口砲二尊。排列其間。始悉頃間之彈。乃我炮隊所發。我等在該處約憩一小時。向華販購買麵包。以充枵腹。食後又啓行至大山。該山出海面約一百密達。天將晚。我等即在北山坡茂松下覓一陣地。聚食晚餐。每人得火肉一片。紅酒八合。雖屬不多。亦聊勝於無也。

日軍既在在皆是。次日復集大軍來擊。我軍中尉命我等八人。與砲兵四人。帶機關砲一架。共守山頂。一見敵軍。即迎頭猛擊。海面復有砲艇山貓（譯意）號。及後來之巡艦愛儷薩貝脫皇后（譯音）號助戰。以故敵軍死傷甚衆。我軍殊形勝利。無如敵軍愈擊愈多。愈迫愈近。槍彈較前更猛。炮

隊亦列陣轟擊。戰三小時後。我軍之大尉來戰地觀戰。手持煙斗吸煙。右肩稍傾。左足踏前。態度鎮靜。注意於敵軍之行動。曰。日人又將撲滅我陣矣。適屆停戰時間。遂怒而發令曰。〔退回走〕我等方欲起立。復被阻止。令先裝機關炮。此時敵彈如雨。幾不辨來自何方。我等亦不回擊。久之。乃得退回之令。我等即蛇行而至山後。復由山後而至大街。準備回青島矣。九月二十八日。在外之軍隊。悉數召回。前敵戰爭。告一結束。蓋自開戰以來。敵軍傷亡之數。並未發表。難知其詳。但由後三日之各方面調查。其損失。必有三千人之多。而我軍之傷亡及失踪者。共計一百零七人。青島海面。同時亦受攻擊。日本巡洋艦周防號。丹後號。及石見號。均裝三十五生的之大砲。英國巡洋艦脫利盎夫號。〔譯音〕裝二十五生的的大砲。擊我意耳梯司山。〔譯音〕及畢士麥山。〔譯音〕之砲隊。與灰泉角之砲臺。因兩山砲隊。距離太遠。祇可由灰泉角砲臺。與敵艦互擊。共計敵艦

所發之彈有一百五十之數。而我海面仍未受損失。敵飛機既時翔空中。以窺察我軍舉動。炸毀各處建築。是以病院之屋頂。大書紅十字。冀免敵彈之誤擲。

戰士在戰場已歷十有六日。故自戰地回島之兵士。均給休沐假一日。以示體恤。且各由軍庫領冬衣襪衣全套。以備再戰。

吾等所居之營房在鍛冶廠前。距畢士麥山之砲隊甚近。當海岸第二次被攻時。一彈正中鍛冶廠。殊屬危險。故於十月一號移至德意志街之民房居住。該民房大半係中國富翁所築。十分完美。其未遷者。且時以煙酒等物持贈我等。且許我等於打彈子留聲機之物。可隨意玩弄。無如適意之境。不能久處。

十月二日晚間。已得令謂（東亞海分遣隊。須往劫雙山（譯音）上所駐之日營前哨。並驅逐之。）故我等於下午八時許。即全隊出發。行經台東



鎮。至九時抵木砲台。即分隊前進。議定第一與第二中隊劫營。第三中隊爲後應。既而各佔地點。即將所攜之機關槍砲。大施轟擊。約歷半小時。第一第二中隊。即衝至山上。日軍奮力反攻。他軍亦來助戰。吾軍既四面受敵。始遺死傷者而退。至十二時始回所居之民房。是役也。共死二十九人。及第一中隊之大尉。於是大興土木。該地防務益加慎密。所有步軍堡壘。盡掘曲折之戰壕。壕後十密達處。更築地屋。覆以鐵甲。原有之防軍。不敷調遣。更添兵士如左。

第二中隊

協防步軍第五堡壘之左翼及膠州灣

第三中隊

協防步軍第五堡壘之右翼

第一中隊

協防步軍第四堡壘之左翼

第四海軍陸戰隊

協防步軍第一堡壘

第五海軍陸戰隊

協防步軍第二堡壘第三堡壘

第六海軍陸戰隊 協防第一堡之右翼及福山（譯音）沙灣

自膠州被圍後。至濟南之鐵路。盡入日人之手。山東全省。幾爲彼之勢力範圍。十月四日。敵軍轟城西小村。並毀其兵房。五日。該處之美國領事。被召回國。

十月十二日。日軍要求停戰三小時。（自十二鐘至四鐘）以掩埋死屍。我軍許之。但見各日軍。手持小旗一方。由各處地洞鑽出。匆促工作。限期一滿。卽不見一人。閱之。殊有趣味。

十月十五。海岸之攻擊更爲猛烈。我灰泉角之砲臺。於是日受敵軍之三十五生的之溜彈。共有五十一枚。而我砲臺上所發之二十四生的之散彈。頗獲效果。其第一彈卽中英國之無畏艦。脫利益夫號。而減其戰鬥之力。惟是青島一隅。孤懸東亞。既不與本國毗連。又毫無生力軍。接應。我等明知雖獲一時勝利。而該島之命運。究難久長。然於防務。斷不稍懈。砲臺

之崩壞者。補之葺之。槍眼之塞者。車輪之傷者。軍械之缺者。修之造之。且於十四日晚間。將商輪名愛倫力克梅司及度倫大德（均譯音）兩艘。沉於港口。以阻其交通。而不資其利用也。

且此時築壘掘濠等工程。均招華工擔任。我隊之兵士。或出外防守。或在內督工。故每晨三點半鐘。天色黑暗時。即須起身。飲咖啡。食早餐。整理房間器具。更取麪包數片。水壺一把。儲滿咖啡。以備第二餐之用。至四點四十五分。凡出防之各小隊。均排列於德意志街。以待軍官之到。時鐘敲五點。各軍官陸續到齊。我隊即行出發。在路時間。約過一小時。須變成散隊前進。免致日人在清早將散彈向我輩請安也。出發時。苟能偕一好友。且談且行。口啣雪茄。或含煙斗。樂天氣之晴明。覽山色之蒼翠。則清晨出發。亦一快心事也。抵大東溝後。各小隊即分道而至預定之地點。以盡防守之職。

各人意想日人之圍攻青島。爲期必在目前。況聞敵軍司令神尾臣中將。曾擬在十月六日（卽日皇大正生辰）將青島作壽禮。以貢日皇。何以日軍方面。僅在海軍活動。而陸軍則一炮不發。正擬議間。我軍炮隊。卽得飛機之報告。得悉日人將由姑山及大山進發。掘地以抵我步軍堡壘。於是知飛機爲戰爭必需之品。凡敵人之一舉一動。不難窺察而知。預作準備。無如日人甚爲狡猾。待我飛機上升時。卽將散彈向空攻擊。且深恨我軍氣球。一日正在探察時。遽被彈火灼傷。不能復用。我人卽做造氣球一個。虛升空中。誘彼攻擊。藉知發炮之處。孰知是日天氣不佳。風勢頗大。該球既乏載重力。遂在空中飄忽無定。旋轉不已。彼日人竟未墜我等計中。殊爲可惜。

一夜。月光皎潔。余被派在炮台防守。瞥見電光一閃。卽聞隆隆之炮聲。繼之以破空之呼嘯聲。與著物之炸裂聲。若彈由我軍發出者。則炸裂之狀。

更爲明瞭。有時軍帳房屋均被焚化。火焰薰天。加之以滿天星月。景狀殊爲奇絕。且有探海燈。或左或右。遠矚前敵。明亮無比。凡見有可疑之點。卽發機關槍與機關砲。大施攻擊。

今年雨師與山東人民加意親密。在此十月中。無不連朝大雨。曾記十月十五日。余身裹大衣。偕一同伴。立於大雨之下。防守軍糧。明日午時。始得回營。更換乾衣。惟雨仍滴瀝。意念今夜可高枕而臥矣。因此往海港（譯意）酒店飲酒。該店生意甚佳。座客常滿。每至晚間。各種兵士與各級軍官均來此飲酒。不料正說笑間。忽一水兵來報曰：（警報）於是說笑卽立止。相與奪門而出。

我等既盡力馳回。不滿十分鐘。東亞海軍分遣隊之第三中隊。已列隊於雨中。預備出發。因雨勢猛烈。均倒肩毛瑟槍而往。在路側耳靜聽。敵軍方面。萬籟無聲。我軍方面。寂無聲響。我等因急欲知警報之由來。仍然前進。

迷茫雨色中。回視大東城之房屋。隱約可見。行近濠溝。我軍中尉發令曰。〔向下走〕我等遂下濠溝。溝中積水沒膝。泥滑難行。尋至所設之地屋中。燈光如豆。水亦沒脛。我等無可設法。祇能蜷伏室中。以待後令。正昏沉時。忽聞爆裂之巨聲。出於第五步軍堡壘之火藥室。蓋因一兵士不慎。所點之燈。墜於火藥包上。致將病院及兵士臥室。均被焚毀。死下士官一人。所存之軍械。頗受損傷。設日人乘機來攻。無不勝利。夜已過半。察無危險。我等始敢回營。然經此大雨之中。水屋之中。各人身上。均無一件乾燥之衣矣。

次日。我隊之軍。竭力開溝。以導戰濠與地屋之水。使之出外。緣地質堅韌。工作十分困苦。兼之地屋內所鋪之牀褥與所儲之藥箱。須費多日方能使之乾燥與修整也。

十月十八日。得報謂我國之最小魚雷艇愛司九十號。於前晚毅然駛出。

將日本巡艦高千穗號擊沉。該敵艦人員二百八十人。均遭溺斃。我愛司九十號。不能駛回。遂在中國海面自行炸沉。全船人員均被救起。我等聞之。欣悅異常。

我軍與敵軍。有時發生小戰者。緣我軍每日必派出若干哨兵。往探敵軍動靜故也。現已探得自王哥莊至柳亭。自柳亭至東李村。日軍築成雙軌小鐵道。以運彼軍之重炮隊。且於前敵各陣地。築砌道路。以便軍火之運輸。而我軍方面。亦未嘗荒廢時刻。鐵柱鐵甲等品。亦陸續運往陣地。務使戰壕得稍大之抵抗力。當建築時。未免被敵軍轟擊。幸我軍兵士大半係精練之手藝匠。故不久即建成一極固之防柵。誠爲快事。

此時我隊之大尉。因久患痢疾。進醫院治病。該大尉係海軍第三大隊之中尉。升任我本隊中尉。則升任東亞海軍分遣隊之第一中隊大尉。十月二十一日清晨。令步軍第一第二第三堡壘中之九人。至田家村襲

擊敵軍。死中尉一。常備兵一。凡遇劇烈戰爭。其死者必係義勇新兵。緣彼等自願効死疆場。爲國捐軀也。

十月二十七日。膠督接國皇一電。知故鄉亦甚念青島一隅也。其電文如左。

青島之英雄爾等均能守膠督之宣言。余與全國之人甚尊敬之。并致謝爾等 威廉

十月下旬。日人已能由陸面以砲轟擊青島。十月二十九日。首次從姑山攻我船廠。歷時甚久。次日復轟我第一第二堡壘。及意耳梯司山炮隊。且彼封港之各軍艦。同時亦相率助戰。卽以軍艦而論。共發彈二百四十枚。前日被擊而失戰鬥力之英艦脫利盜夫號。今日亦來參戰。

傍晚敵炮寂然無聲。我小隊可赴前敵陣地哨防。故余等先至地屋休憩數時。且飲紅酒數杯。以禦寒夜。惟久不安臥。一坐卽睡。旋被同伴因鼠越



面上而叫呼。卽被驚覺。適屆值班時間。卽起身勤務。祇覺兩方面均寂靜無聲。守望三小時。卽困憊而入睡鄉矣。

次晨六時。他營之兩小隊已到。我等方思起身從事建壘。以避敵彈。詎料建築未完。而敵已轟擊。放砲聲飛彈聲炸物聲。相約而入耳際。且飛越我等而過。如雨雹之多。落於堡後之大東城內。此實余前次未覩者也。其時城內居民。本不敢出外。後知房屋不足庇身。故仍在彈雨中紛紛亂竄。卽駐濠後之炮隊。亦不能逃日人之眼線。致被轟擊。

該時我等所處之堡壘。係間接危險地。故一聞炮聲。卽出地屋亂望。俄見左邊近灣處。黑煙升天。煙頭上且有黃而尖之火焰。愈燒愈猛。滿天盡成黑色。此爲亞細亞公司及美孚洋行之火油池。被日人炮擊之現象也。我等正在亂望。陡覺敵軍炮彈漸移我等堡壘。於是卽縮入地屋。此時屋中益形黑暗。卽燃豆小之燈三盞。以資照耀。惟聞樹枝斷裂聲。炮彈落屋聲。

交觸於耳鼓。意謂不久必然停止。詎料日已當空。炮聲不絕。午餐無着。飢腸亂鳴。我等因砲彈之多。不能回城就食。城中亦因砲彈之多。而不能到濠送食。幸有黑麪包與豬油。曾儲少許。略可充飢。不然將成餓殍矣。一輪紅日。已墜西方。天色漸呈黑暗。而敵人之散彈溜彈。仍轟擊不已。試問我軍之炮隊。何以不回擊耶。曩聞我軍司令。曾告誡軍人。謂彈藥必須省用。以防敵人之襲擊。今因時事急迫。始於陣地練習放彈。恐祇可嚇彼敵人。斷無絲毫效果。噫。今晚能得晚餐否。若將胃脾縮小。亦可省食也。蓋此時我等飢疲已極。雖有炮火之光。時臨黑暗之地屋。亦無暇惶駭。因是相率而入黑甜之鄉矣。

次晨五點鐘時。有人喚我曰。（現正休戰。可以回營。）余卽起身。隨之而回。歷時已四十八小時矣。途中遇汽車多輛。上插紅十字旗。自戰地載傷兵而回。遂相與入城。既進城。始悉此次受損頗鉅。畢士麥營及毛奇軍營

與德國之釀酒廠均受敵彈轟擊。最奇者。毛奇營中有一軍官。纔離臥房。卽聞發一巨聲。急入省視。見有三十五生的之溜彈。落在牀上。尙未炸裂。余回營後。飢傷大發。飲食不能沾口。遂仰臥床上。以期痊愈。無如日人之砲火。仍不絕於耳。窗戶爲之震動。兼之余臥室在樓上。恐受轟擊。故久不成寐。下士官憫之。命余遷至地窖臥室。

十一月一日。我信號山所升之國旗。被日人砍倒。易以日旗。我等以爲青島之命運日促一日。若落在敵人之手。則存物愈少愈妙。故先將船廠之起重大機折倒。更將旱船隴炸毀。砲艇野虎號炸沉。是日午時。余當與兩人同至陣地送飯。因見余不適。遂得免役。然敵彈如雨。彼兩人亦不敢冒險進行。以達目的地。故亦半途折回。傍晚。我等小隊又出外巡哨。始沿鐵道行。但聞離我等十步遠之草地上有擊物聲。往觀之。則一日本之十五生的之溜彈在焉。旋遇傷兵二人。據云彼隊終日受擊。有一溜彈直入機

關槍口。後站之兵。胸口被壓。立刻斃命。旁有二人。亦受傷甚重。惟餘四軍人。一軍曹得慶更生。我等聞之。甚爲寒心。幸其時適逢敵軍晚餐。轟擊停頓。我等遂達掩護之路。未被阻止。

余在陣地痢疾較前更甚。故向中尉請假。至城中醫院醫治。常遇飛彈於路。掠余首而過。幾遭不測。詎知既到醫院。彼中人云。患痢疾者。須至大學醫院。於是回營。將槍械藥彈外衣等物留下。以便輕身就醫。詎知纔離營。該屋已被彈洞穿矣。

大學醫院在該城之西南隅。由德華高等專門學校改設。紅十字會會員告余曰。東亞海軍分遣隊有一第一中隊之中。尉受有腿傷。病勢甚重。迨醫士詢余名姓及病狀時。該中尉即現驚愕之色。蓋已不能復識余矣。不久。引余至該校之禮堂。其中列牀五長行。共有舖位六十九號。待看護婦取衣後。余即上牀。如此安樂之日。柔軟之牀。不得已久。故上牀片刻即入。

睡鄉。直至次晨始醒。余甚欲再至戰場。醫士命余安靜無擾。而余亦自覺體軟乏力。故仍睡下。

十一月三號。我等在醫院聞東亞海軍之勇績。在苛羅納兒曾擊敗敵軍。時臥在余旁之奧國水兵。忽歎而言曰。是是但愛儼薩貝脫皇后號沉矣。聞此即知彼心目中。尙不能忘情於此艦也。

日人之戰勝品。日少一日。且恐戰事告終後。仍一無所得。故將傳單。由飛機擲入城中。其文曰。

可敬愛之砲台軍官與兵士鑒。若將未成之軍艦與戰品。及他建築品之無關軍事者。全行炸毀。在爾等之意。無非不欲遺此以資敵人。其實此等舉動。殊爲違反人道。余知爾等忠心愛國。必不以余言爲然。但余既存此念。不得不披露及之也。團軍總司令白。

此種佈告。自我軍方面觀之。則更爲忿怒。蓋城中受日人之害匪淺。各街

道途傾陷。樹木斷折。電線下垂。營房民房盡成瓦礫。其最關緊要之射擊。則爲轟擊電燈廠。故由十月三日晚起。全城在夜間。均入黑暗世界矣。此時醫院內病者傷者。均不安枕。各人心中。有一問題（青島何日亡耶）存焉。蓋我等固甚願我軍儘力抵禦。不使敵人唾手得之也。然亦甚願早決此事。不致犧牲多數生命。以守此孤城也。

十一月四日。日軍攜帶雲梯沙袋機關槍等物品。暗伏前地。至夜八九時。即向海福（譯音）水廠衝鋒。我軍被俘者二十四人。次日彼軍先鋒隊即獲我軍之戰壕。我軍砲隊。因軍火缺乏。不能抵敵。傍晚又攻擊我步軍第五堡壘。及駐海灘間之東亞海軍第二分遣中隊各陣地。後經血戰。始將敵軍擊退。

十一月五日。大東城中。咸傳日軍將於是夜大施攻擊。詎知並未實行。各軍堡壘。不過曾受攻擊而已。迨後則日甚一日。我軍自知抵抗力。只能以

鐘點計算。故小泥窪之砲臺。因軍火告罄。自行炸毀。我飛行家即攜緊要公文。乘龍普來（譯音）飛艇離城而去。我步軍第三堡壘。受猛烈之敵彈。歷三點鐘之久。第五堡壘。亦滿受散彈。幸第五堡壘將炸彈竭力拋擲。始將敵軍擊回。詎知夜半後。敵軍竟進鐵絲網。而圍第三堡壘。第四與第五堡壘。雖竭力搶救。奈緣防水已倒。終爲所敗。噫。全地受害。青島休矣。日軍既行總攻擊。各處雖竭力血戰。終次第落於日人之手。曾有日軍一支隊。向意耳梯司山砲隊逼其歸降。我軍不從。在彭克脫（譯音）山巔時。猶出死力抵抗。故該隊防兵二十一人。只存一人。及一重傷者。餘皆戰死矣。

十一月九日。膠州總督知該島無可挽回。遂下令投順。卽於是晨。六點二十分鐘。在天文臺懸白旗。以示降意。

日人於投順後所獲之戰品甚少。緣在最後時間。我砲艇（山猫）號尙自

行沈沒。各炮臺所存之彈藥。除用罄外。均被兵士炸毀。槍械等品。亦被打壞。

各堡壘歸順後。所有之兵士。卽被日軍解除武裝。送至中立地浮山後村。以待來船運回日本。是日清晨七點鐘時。我等自醫院窗中望外。則見日軍結小隊遊行城中各部。凡緊要區處。均派有日兵防守。在院之看護婦。觀此情形。均皆歎息。未幾紅十字車滿載傷兵而至。另有一車載日本傷兵二人。狀如將死。不稍活動。醫生驚曰。重傷者至矣。及解衣診視。並無傷痕。醫士始悟此兩人。並非傷兵。乃醉漢也。

日軍之品行。總論之。尙堪稱許。其入城時。雖曾搶掠。迨一經其長官嚴懲。卽無敢違犯。而英人所轄之印度兵。則不皆聞問矣。

我膠督於十一月九日。曾發一電。致我海陸軍大元帥曰。

防禦之方略皆盡。青島遂失。各堡壘及城中受大砲之轟擊。不知損失



若干。諒較我所估計者爲少。

自圍城日起。我軍之損失。據末次報告。死者二百十人。傷者約五百五十人。病者不少。因天氣惡劣。大半皆患痢疾。約有一百五十人。統計我軍方面。死傷病三項。共有九百人。佔全軍百分之二十。日軍方面之損失。較我軍爲大。其死傷之數。雖未公佈。然據其軍官私自估計。當有一萬二千人之譜。患痢疾者亦不少。

日軍方面之軍數。極難確定。可知者則所用之圍軍多數爲九洲（南日本）之第十八師。尙有前部軍士參與其間。最初連韓兵約有二萬三千人。登陸。厥後軍勢日增。至末次攻擊。則皆新到之兵。統計有三萬八千之譜。合英軍及印度兵二千人。共有陸軍四萬人。海軍則有戰艦。周防號。丹後號。石見號。及英之無畏艦。脫利盎夫號（譯音）再加以巡艦。雷艇等。約計共有一萬人。而我軍方面之軍力如左。

海軍第三大隊

步軍四中隊

一千人

後備兵一中隊

二百五十人

義勇軍及豫備兵一中隊

三百人

騎兵一中隊

二百人

東亞海軍分遣隊

正兵三中隊

五百人

工兵一中隊

一百五十人

海軍炮兵四中隊

六百人

海軍炮兵一中隊(砲六尊)五十人

野戰急徵炮隊(砲三尊)三十人

德砲艇六艘

總共四千一百六十人

美虎 水獺 北狼

山猫 野豹 祖國

德魚雷艇兩艘

太可 愛司九十

奧巡艦愛儷薩貝脫皇后號 三百人

共七百八十人

日人素知青島。平時駐兵二千六百人。戰爭事起。以爲必有無數預備兵來島助戰。詎料攻入堡壘後。見守兵甚少。不勝詫異。第三堡壘中祇有六十五人。彼等堅不信。以爲必藏匿於暗陬。故又徧扣各壁。

日本步隊馬隊砲隊各兵士。於十一月十六日列隊進城。人數甚衆。行經街中。歷時數點鐘。日本飛機四架。復隨彼等飛翔空中。環繞城上。是日總司令神尾光臣中將。在亨利皇子旅館後面閱操。華人及德人旁觀。英軍於此初次發現。日軍之勇敢。各人承認。而英軍則不能當此二字之稱譽。

日本之紅  
十字會

蓋自青島開戰以來。從不見英軍蹤跡也。

日軍進城後。日本紅十字會即接辦各處醫院。其佈告各病院之文曰。

青島之德國傷者及病者鑒。本紅十字會乃奉本國陸軍大臣之命令而來。收護忠心愛國之病者及傷者。諸君亦知紅十字會之本旨。爲人道主義。不論私讐。皆當救濟。本會極要實行此宗旨。且本會爲本國陸軍部所設。我等尙憶昔日本國戰爭時。極受貴國之憐憫。故此次實屬報德。務望諸君寬懷。切勿介介。此佈。願請

痊安。

日本紅十字會會長

十一月二十日。日本紅十字會。派有看護婦十五人。身穿白衣。頭戴同樣之帽。排立雙行而進醫院。胸佩勳章之首領統率之。彼等作事甚勤。常帶喜色。而無怒容。病者傷者。因調養之周全。漸見痊癒。以致每禮拜必有出發而至日本者。雖然。亦間有不治而死者。

十二月初。余已痊愈。得日本醫士之許可。初次出外散步。城中寂寞。景象蕭條。回憶昔時。何等繁盛。今則化爲烏有。商店仍然閉戶。路上尙少行人。余登信號山。見我昔年水師提督狄德理克司（譯音）佔據膠州灣後所立之碑上。刻有日文一行。

大正三年十一月七日。該山之巔。有日本之旭日旗。在此飄揚矣。

中華民國八年十一月出版

新學  
版權  
所有  
會社

(一名青島戰記)

德人之青島談

(定價大洋二角)

譯輯者

無錫 鄧欣廉  
阮繩祖

校閱者 奉化江起鯤

印刷者

上海天潭路清雲里十二號  
中華啟民印刷所

總發行所 上海 棋盤街 新學會社

分發行所 寧波日新街 濟南后宰門 新學會社

上海北車站南首克能海路

# 三廉學社廣告

主任無錫鄧欣廉伯賢

速記科

打字科

珠算科

夜學部

函授部

翻譯部

發行部

本科教授較畢德門氏法爲簡捷每日學習一小時三月畢業學費十五元（本社有特製速記練習簿每本洋三角）

打字時間隨意每日學習二小時三月畢業學費七元分繳每月三元另設特別班每日練習六小時一月畢業又設一時班每日練習一小時五月畢業學費俱七元一時班分繳每月二元

分講習函授兩部講習時間隨意一月畢業學費二元函授科學費同上講義裝訂成冊凡百餘頁加減乘除小數命分利息開方先令金鎊以及各種簡易算法無不詳備隨處有圖指示初學讀之亦易明瞭

分中英文英文德文簿記等科中文每日教授一小時每月學費甲級二元乙級一元英文分三級甲級每月學費二元乙級一元半丙級一元各級科目注重實用如尺牘翻譯等德文及簿記每月學費二元（星期六不授課）

凡略有根柢懷志上進而無暇入校者均可在家選擇書籍自修之遇有疑難之處則函詢本社每星期可作文一二篇郵寄本社批改無論中文英文德文均可每月學費各一元全年十元英文速記科學費七元速記講義淺明易曉本社代譯各種中西文件由華文譯西文每百字潤資普通文件五角特別文件一元由西文譯華文普通者每百字三角特別者五角長篇書籍等另議

彩油畫風景寫生學（每冊定價一元八角）三廉叢刊（中英文合璧出二冊每冊定價一角二分）無師自通珠算書（即函授講義每冊價五角）先令金

鎊合規銀表（附印於珠算函授講義中）規銀合銀元表（無論什麼市價幾

兩銀子一檢即得每冊價銀一元）各國度量衡互合表（反面有打字應用打正題目字捷法表每張價一角）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2 1084B



上海新學社會發行

新出

花卉栽培法

每册定價三角五

中西

花卉盆栽法

每册定價八角

新出

桑樹栽培法

每册定價一元